班級：_____ 座號：_____ 姓名：_____

我想有個家

◎凌性傑

眾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——陶淵明

打電話回家跟母親說，我又買了一間房子。這是今年以來做的瘋狂事之一。因為我已經無法再忍受，住在不屬於自己的屋子裡。年初時有可以老是鄉的心情，迅速地在花蓮購屋置產，似乎想要證明什麼。沒有意料到的，我又一時興起在北城考得教職。為了解決往後住的問題，匆匆之間，沒有頭期款的狀況下我又做了蠢事，刷卡簽約後才去張羅錢。事後才跟母親報備，我說租不如買，她只有順著我，只是希望我能有定性一點，不要老大不小了，還是改不掉任意妄為的習性。

那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，在舊家的三合院，母親、我與兩個弟弟長期共用一個房間。即使不喜歡，我仍然無法躲避那樣俗濫的成語：相依為命。直到一九八八年我國中二年級，我們與叔叔一家終於分爨，我便接收了叔叔孀孀的房間。在那個房間裡，我只有一張小小的書桌，一組木板床，一把吉他、一個塑膠衣櫥、一個人作著簡單的夢。一臺CD隨身聽接上兩個小喇叭，就可以聽見全世界的聲音了。

當時潘美辰用蒼涼的歌聲唱著〈我想有個家〉：「我想要有個家，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。在我疲倦的時候，我會想到它。我想要有個家，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在我受驚嚇的時候，我才不會害怕。」然而在那個家裡，我唯一的願望就是遠走高飛。好幾次我躲進房間，卻沒有辦法不聽見，外頭傳來爭吵、談判的聲音。親族中夫妻婚姻失和、兄弟鬩牆、爭產糾紛，不知怎麼的，總是要到我家大廳來說個分曉。公親事主群聚一堂，我只能當作這一切與我無關。大人們是這樣對我說的，進房唸書去。書本果然成了我的快樂天堂，讓我找到意義，心靈得以安居。我知道家庭傷人甚深，於是期盼自己哪天經濟能夠獨立，給我的至親一處溫暖的家，以未來的幸福療治過去的傷痛。

我國中時像飼料雞一般，被填塞餵養零碎片段的知識。我相信教育可以讓我翻身，好好唸書才有未來。我冷漠的看著新聞，一邊背誦著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的解釋與翻譯。臺灣經濟業已大幅成長，國民所得提高。那時都說，臺灣錢淹腳目。然而卻有一群無產的小老百姓，為了抗議當時房地產不合理的炒作、飆漲，以及不健全的房地政策，展開了行動。他們自稱無殼蝸牛，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

六日，號召上萬人帶著睡袋搭帳篷，夜宿臺北市忠孝東路。他們並肩躺臥在臺北東區地價最高處，卑微的訴求著，希望有一個自己的窩。我好想知道，當年仰望臺北市夜空的他們，如今都找到一處遮蔽風雨的家屋了嗎？又或是繼續在社會的最底層拚生活？又或是受不了生活的煎逼，舉家燒炭自殺了？那些美好的願望、社會正義的訴求，還有可能完成嗎？

高中文化基本教材教到孟子時，罹患政治冷感症、十八歲的我對那種囉唆沒有好感。但當讀到滕文公問治國之道，我忽然眼睛一亮。孟子這麼回答他：「民事不可緩也……民之為道也，有恆產者有恆心，無恆產者無恆心。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為已。」治國的方法，首先是要讓人民能夠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安適、有尊嚴，知道只要付出努力便有美好的未來可以期待。有土斯有財，那也的確是一股安定的力量，幫助一個人有信心憑著一己之力換取甜蜜的生活。

高中畢業我便離家，抱著一種能走多遠就走多遠的心情，跟原生家庭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。離家以後，我的房間被弟弟接收。寒暑假返家，我敏感地察覺家裡已經沒有我自己的角落了。直到大二時，母親獨力買下一幢透天厝，把最大的主臥室留給我，我的所有物項才又有了收容所。一切各安其位，我慶幸自己是有家可回的人。十多年後的現在想起，那個房間的使用率實在不高。倒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物件，大多存放在裡頭。高中揹的書包、穿的制服、一疊疊相本、不忍棄置的舊衣……在這個空間裡完好的存在著。我隻身在外飄飄蕩蕩，隨身家當越來越多。沒辦法放在身邊的，也統統寄回去堆著。每到填寫託運表格時，奇異的幸福感升起，非但是我，連所有細小事物都有家可回了。

然而，我想有個家，自己認定的家。我與彼時的女友相互承諾，約定白手起家。我向來胸中無甚大志，只要能有一處不被干擾的人世居宅便好。打算大學一畢業就結婚，信誓旦旦不要繼續在學院裡混文憑了。生性不喜受管束的我，喜歡隨意讀書，享受讀書的快樂就行，不需要為了一張紙唸書。對於家屋的想像，卻是無日不有。即使在租借來的空間裡，我仍反覆實驗，東搬西挪，我在哪裡，一堵書牆就隨著我到哪裡。大學還沒畢業，就已經留意山間海濱的教職缺額。打定了主意，不再升學唸研究所。我要安穩的過日，隱逸自己於天地一隅。閒來讀書寫字，可以在名利場外自得，不要受任何烏氣。

說來奇怪，研究所的學業持續迄今，從裡頭獲得不少樂趣。一開始就選定在花東執教，六年的後山生活過去，我的確貪戀山風海雨帶給我的種種滋養。那樣天寬

地闊的地方，令我願意與這世界一起蒼老。只是、只是，不論我所在的地方多麼邊鄙，我始終無法自外於細密如網的體制。心想與其這樣，不如大隱隱於市。然而心中仍有疑慮，不知道會不會有朝一日興起感慨，像陶淵明那樣嘆氣：「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。」身為一個人，就得用意義架構自己人世的安宅。找到了它，擁有了它，生命與性靈才得以有所依憑寄託。

帕斯卡（Pascal）說過如此悲傷的話語：「人類一切不快樂都源自於一件事：無法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間裡。」短暫租賃的這個月裡，我把空蕩蕩的屋子當作只是睡覺的地方。也許此心不安，連睡覺都睡得不好。於是這當下充滿期待，新居即將裝潢完竣，我能擁有一切的快樂。我長久追求的家屋之夢，再不多久便會成真。長久以來，我總是離家幾百里。不論求學或工作，原生家庭跟我的距離就這麼越拉越遠了。幾年前考博士班，錄取通知都到手後，我毫不猶豫的選擇離家最遠的學校就讀。的確是這樣的，說故鄉太沉重。說起生命的起源、此生的根由，也太過沉重。而在每一次遷徙遠離的過程裡，我的家當與記憶越來越多，更需要空間收納安置。我一人揹著殼南來北往、東奔西跑，從一九九四到二〇〇六年，居所搬遷不下十次。每一次都很費力，該捨該留的物件與感情令我惶然。

人對安穩有所求，土地屋宅或許最能提供保障與安全感。我算計著這一年內兩度為了換得安全感，所費不貲。看似衝動盲目的心，實則有一股篤定。因為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。外面的世界太過喧囂動盪，我才更需要有一處讓自己淡泊寧靜的屋宇。政局最紛擾的大時代，張愛玲與胡蘭成訂了終身。婚書上寫著：「願使歲月靜好，現世安穩。」可見安穩的生活如此吸引人。但最後張愛玲再也無法忍受胡蘭成的風流，對胡蘭成說：「你不給我安穩。」感情故事就此告終。我慶幸的是自己的居宅沒有感情故事，也沒有感情事故。

我多麼希望，像王安憶〈烏托邦詩篇〉說的，「一個人在一個島上，也是可以胸懷世界的。」在自己的屋子裡，我可以如同劉伶那樣想像「天地為棟宇，屋室為禪衣。」有酒食、有音樂、積書滿架、早晨飄來咖啡香，我愛我的家。天涼時節我將要進住新居，由落地窗外望，就是這幅景象：「秋景有時飛獨鳥，夕陽無事起寒煙。」那時幸福與安靜，也是滿滿的了。

任務一：作者在本文中揭示了自己的想望與原因，鋪陳間述及成長的歷程、求學與人生理想。試問：在十多年的人生中，你的人生想望有哪些？為什麼你想追

求這個想望？

任務二：請挑選一個人生想望，構思寫成一篇文章。請先概述內容。

任務三：承任務二，請參考〈我想有個家〉的寫作手法，擬出這篇文章的大綱、引文與事例。